

韻外之致

李正治

「韻外之致」是唐末司空圖的詩評主張，見於其所著「與李生論詩書」。這個詩評主張屬於司空圖晚年的定論，在其整體詩論中占有中心的地位。所以在同時期的其他書信中（與王駕評詩書、與極浦書），也展現著相互有關而且相當一致的看法。

在「與李生論詩書」裡，司空圖特別標明以「辨味」的方式來論詩。辨味就是辨別詩的味道如何，以評論詩的好壞高下。他以醃（醋）和醃（鹽）的味道止於酸鹹、缺乏醇美為例，指出詩的最高境界就在酸鹹之外的「味外之旨」（旨者，美味也）。這種建基於文學經驗與味覺經驗的類比，而由食物之味延伸到詩味的分辨，可以說是詩評的一種新穎的方式，其歷史淵源或可推溯至鍾嶸「詩品」。「詩品序」中批評永嘉以來的玄言詩，曾言：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」又認為詩的最高境界在於「使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。」詩的味道，有的是「淡乎寡味」，有的是「其味無極」，顯然這也是「辨味」批評的結果。不過鍾嶸並未把「辨味」視為其詩評的核心，其主要的美學評準仍落在「風力」和「丹彩」上。直到司空圖才把這種方式明白標示出來，而說：「愚以為辨於味，而後可以言詩也。」所謂的「韻外之致」便是由「辨味」而提出的美學評準，其語構及意義均與「味外之旨」同。

在觸及「韻外之致」的意義問題時，首先必須確定的是「韻」字何指，韻的意思確定以後，才能進一步了解韻之「外」較深的層面。

由訓詁學上說，韻的古字為「均」，是古代的調音之器，由調音而發生音聲律動的和諧

相應，故又有「和」義。廣雅曰：「韻，和也。」即取此義。六朝人物品鑒始大量使用「韻」字來品題人物。由於當時人物的思想意識及生活態度大受老莊之學的影響，「韻」大抵指玄遠超俗的精神表現在外在形貌上所形成的個性、情調之美，如「世說新語」賞鑒篇註引「中興書」云：「(阮)孚風韻疏誕。」晉書庾凱傳：「雅有遠韻。」至於在文學批評的運用上，韻字通常有下列三個意義：一是詩文為了聲響之美而採用的韻腳，文心雕龍聲律篇所言：「同聲相應謂之韻」，即取此義，與古義「音聲律動的和諧相應」並不相違。二是作家才氣性情表現在詩文風格上所形成的個性、情調之美，如文心雕龍體性篇云：「安仁輕敏，故鋒發而韻流。」姜夔「白石詩說」云：「模仿者語雖似之，韻亦無矣！」方東樹「昭昧詹言」云：「韻者，態度風致也。」這是人物品鑒的「韻」轉用於文學批評上的意義。三是作品在技巧規範的運作之外涵有深遠無窮的餘味，如宋代范溫「潛溪詩眼」云：「有餘意之謂韻。」這是以「韻」的觀念統括宋代詩評喜談的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，是一創造性的詮釋。但司空圖所使用的「韻」的語義，卻不能歸諸上述任何一種，因為「韻外」的韻與「酸鹹之外」的酸鹹，在味道上明顯屬於同一層次，都是浮淺而不耐咀嚼的。上述二、三兩說固不當於此義，而押韻的規定更與浮淺的判斷無關。為了相應了解「韻」的意義，最好把「韻外之致」代以同義的「韻外之韻」，那麼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韻有兩層區別。第一層的「韻」即詩的一般韻味，亦即「詩的語文表現所呈露的一般之美或表層之美」，如對仗精工、用典切當之類。現代學者郭紹虞把它釋為「詩的語言，包括神韻與韻味」（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上冊），真正說來，並未得其確解。因為「韻」若包括神韻與韻味（即第二層的韻），則韻外之「致」（美感情趣）也會落在第一層韻的範疇中，「韻外」的「外」便無著落，這是他的解釋所顯露的矛盾。

第一層的韻既為「詩的語文表現所呈露的一般之美或表層之美」，那麼詩要追尋更深的境界，只有進一步要求耐人咀嚼的深層情趣，這就是在第一層韻外的「致」或第二層的韻了。這樣看來，「韻外之致」只是詩之情趣的一種要求，並不涉及內容及技巧的規範，亦即不管任何內容及任何技巧，只要結構而成的有機整體涵有深層情趣，即符合「韻外之致」的美學

評準。「與極浦書」所謂的「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」，其實就是依「韻外之致」的觀念對詩中景象的情趣要求，因此景象必須超出一般的意義及美感，富有極耐人尋味的美感情趣，如此的景象表現才不致使詩平淡無味。

雖然「韻外之致」好似情趣的一種抽象的要求，可是由一些相關的觀念互相參看，仍可斷定「韻外之致」的實質就落在「意境之美」上。這可由兩個線索說，一是司空圖認為詩要達到「韻外之致」的造詣，必須具有「近而不浮，遠而不盡」的藝術特性。所謂「近而不浮，遠而不盡」，相當於北宋梅堯臣所說的「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盡之意，見於言外」（歐陽修「六一詩話」），也就是說：「詩的描寫，使得自然、人事的形象生動鮮活如在眼前，而不致流於浮泛，了無情趣；詩的意境，又涵蘊著深遠無窮的情意，而不致一覽即盡，了無餘蘊。」這種藝術特性，其實就是使詩的語文發揮最大的美感、意義功能，而在語文的表層意義及美感之外，呈現一個深層整體的美感意境。另一則是司空圖在「與王駕評詩書」中提出的「思與境偕」。思與境偕即情思與物境交織交融的表現，此時詩中境界不純然是表面的境象而已，而是以境含情，構成一個美感意境。由這兩個線索來看「韻外之致」，其情趣顯然由意境的「以境含情」而生發。

「韻外之致」說的提出，對中國詩評的影響極大。它在毛詩序一系關懷現實、批判社會的詩評主要勢力之外，別啟一系「美感境界」的詩論。宋代詩評家喧騰一時的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，宋末嚴羽揭櫫的「興趣」（興發感動之經驗富涵的美感情趣），明末王夫之的「情景相生」，清初王士禛的「神韻」，乃至清末民初王國維的「境界」，雖然強調的著眼點互不相同，但都屬這一系統的延續。這一系統演成足與毛詩序系統相拮抗的詩評勢力，司空圖可謂首開其先。依美感境界一系的評價方式而言，詩的好壞不以其是否具有現實關懷或社會批判的內容為分判標準，而是看詩是否在語文表現中構成一個美感意境，使詩的語文境象都具有耐人尋味的不盡之意。這種批評方式，是相應於抒情詩的一種「內在批評」，而且比單從技巧進行批評的方式更有深度。

□